

假若青春重来

阿井★著



一场被迫奋起还击的战争， | 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演绎平常男女的血色浪漫； | 诠释家国情怀的爱恨情仇；
一曲清脆悦耳的蓝天鸽哨， | 回荡对和平的呐喊与渴望。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假若青春重来

阿井★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若青春重来/阿井著.—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106-04086-4

I. ①假…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8908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中尚图

版式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假若青春重来

阿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7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086-4/I·0980
定 价 32.00元



“看，来了来了！保家的鸽子回来了！”

“看，飞了飞了！保家的鸽子要出发了！”

我每每攀登黄山鲁时，常常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许多孩子这样欢呼雀跃。

在广州最南端的珠江入海口的西岸，有一座山叫黄山鲁。二十多年来，在黄山鲁的上空，常常出现一群鸽子矫健的身影，鸽哨悠扬而又美丽动听。

放飞鸽子一般都在清晨。鸽子出笼后，在晨曦中拍打着强有力的翅膀，在黄山鲁上空盘旋几圈后，在头鸽的带领下，开始向祖国的南疆边关方向飞去，它们悦耳的哨音掠过黄山鲁的上空，时而顺风疾速俯冲，闪电一样掠过黄山鲁苍翠的幽谷，时而逆风冲天而起，呼啸在蓝天白云之间，像一群洁白的精灵在天幕上飞舞。当鸽群偶尔自高而降，一落千丈，会突然哨声齐鸣，倏忽哨音又复，停顿处令人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

鸽子从南疆边关回来时大多都是傍晚。在头鸽的带领下，它们首先以鸽哨向主人报告，然后在黄山鲁上空盘旋几圈，在它们逐次降低高度时，鸽哨的哨口受风角度不一，力度大小不同，哨音也便有了强弱轻重。清脆悦耳的哨音左右盘旋，忽远忽近，悠扬回荡，仿佛天籁之音。

更多的时候，它们在珠江入海口的上空列阵似的翱翔，在不断上升的气流里，它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披着万丈霞光，忽东忽西、忽上忽下，给波光闪闪的江面赋予了生命的气息。

鸽子们自由自在地飞翔。它们喜欢俯瞰碧波万顷的伶仃洋上那穿梭往返的轮船，它们更陶醉于广袤无际的沙田水乡那袅袅的炊烟、悠然品着香茗的老人、相互追逐欢笑的孩子、弹琴的小伙儿和歌唱的姑娘……

当黄山鲁的天空中出现展翅飞翔的鸽子的时候，当悦耳动听的鸽哨掠过天空，山脚下的孩子们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儿，仰望着黄山鲁的上空，他们的心也飞到了高远的天空。他们多想像鸽子一样，飞到辽阔的祖国南疆看看啊。

这群鸽子的主人就是家住黄山鲁脚下的保家。

保家的鸽子二十多年来不管风霜雨雪、严寒酷暑，一直在广州南沙与祖国南疆边陲之间往返飞越。它们飞过祥和安宁的村庄，飞过春华秋实的美好岁月，清亮高亢的鸽哨在它们飞过的空中久久回荡。



我与保家相识，全拜黄山鲁所赐。

2005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南沙行政区后，跟南沙新区的许多干部职工一样，我从广州市老城区来到南沙工作。来到南沙后，我在黄山鲁西南麓的红岭村租房居住。当时，新成立的南沙区人烟稀少，到了周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东边的黄山鲁。

一遍又一遍眺望黄山鲁的结果，就是我陷入了对眼前这座山为什么叫作“鲁”而不是叫作“山”这一问题的苦苦思索。众所周知，世上的山都叫某某山，如黄山、华山、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等，但眼前的这座山却奇哉怪哉，它为什么不叫“黄鲁山”，而偏偏叫作“黄山鲁”呢？

我整天思索这样的问题，自然饱受了一些人热嘲冷讽。他们认为我这样想不是脑子进水，就是肚子里浸泡了过多的酒精。他们说这座山生成存在已经数万年，还没有“南沙”这个地名的时候，这大山就坐落在这里了，我们……作为南沙的人，怎么能知道它的名称的来历呢？居住在南沙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叫它为“鲁”，而不是称它为“山”，难道你还能非把它叫作“山”吗？

虽然饱受嘲笑，但我毫不气馁。一有时间，我就坐在阳台，苦苦眺望着黄山鲁，苦苦思索它为什么叫“鲁”而不叫“山”这个问题，这种思索有时竟把我折磨得饭茶不思夜不能寐。后来，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决定离开那个常常令我不知不觉就托着腮帮陷入冥思苦想的阳台，去跟黄山鲁来个亲密接触。

我开始对位于黄山鲁四周的村子进行实地走访，如南来北往各类轮船经常停泊的南横，传说中长颈鹿经常出没的鹿颈，鱼虾蟹螺满塘的大涌，以及南北台、芦湾、九王庙、三姓围和板头等，凡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子，都留有

我走访的足迹。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后，虽然我仍然弄不清这座山为什么叫“鲁”而不叫“山”，但我还是知道了它为什么叫作“鲁”而不是叫作“山”的一些传说。

有人说，古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说法不适宜用来描绘黄山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每当黄山鲁上烟雨朦胧或月光如水时，从远处遥望这座东西走向的山，不管站在哪个方向，也不管横看侧看，都觉得它像一只奔跑的欢乐的温顺的鹿，而奔跑中的鹿的头部正好位于东北边的板头村，背部位于深湾村，而鹿的颈部位于鹿颈村。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些想象的成分，可是，真的有证据。曾经有一位画家朋友从外地来南沙看我，那位朋友从来没见过南沙，那天我去地铁站接他时，正是初春烟雨朦胧的早上，我请他到南横村吃海鲜，出租车载我们到蒲州公园大门前的马路上时，他向右边望去，突然对我说：“你看，那个村子好像是一只鹿的颈部。”听了他的话，我吓了一跳，暗暗佩服画家的敏锐。我惊愕之余如实相告，那个村子自古以来就叫作“鹿颈村”。由此可知，人们当初给这座山命名时，显然是把它唤为“黄山鹿”，至于后来为什么成为“黄山鲁”，我想应该是口误造成。因为在南沙当地口音中，“鲁”与“鹿”的读音极易混淆，正如在南沙话中“脚”与“角”的读音容易混淆一样，常常让人把“头上长角”误解为“头上长脚”。

把一只鹿当作一座山来称谓，大概是南沙水乡一带特有的山海文化现象。鹿是吉祥的，且性情温顺，身上的斑点也十分美丽。显而易见，这里的人们把一座山当作一头鹿来看待，那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安详、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愿望啊。

不仅如此，我因为考证黄山鲁名称的缘故，还结识了黎老爷子和保家。



在黄山鲁的东北麓平缓的山坡上，生长着一大片苍翠茂密的荔枝树，那是闻名远近的“妃子笑”。这种荔枝之所以名扬海外，大概是跟荔枝的生长地有关。黄山鲁东临狮子洋，气候温润如少女的双唇；加之光照时间充裕，故每年黄山鲁的荔枝都比其他地方的荔枝要早熟近一个月时间。荔枝熟了，那一片山坡如火烧一样灿若云霞。每年这个时候，南沙街荔枝协会都会择吉辰良时举办开摘“妃子笑”仪式，同时在山的东西麓金洲街一带举办盛大的为期半个月左右的荔枝节，慕名赶来订货的中外客商可谓多得摩肩接踵，这也算是号称“人烟稀少”的南沙的一大盛事了。

承包这片果林的主人是板头村一位八十多岁姓黎的老爷爷，人们都尊称他为黎老爷子。黎老爷子鬓发如丝，留着两撇花白的胡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皱纹。两只深陷的眼睛深邃明亮，看上去不仅炯炯有神，而且总是闪烁着慈祥的光芒。

黎老爷子家世代狩猎为生，黄山鲁茂密的森林恩泽黎家世代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沙迎来了第一波开发建设热潮后，黎老爷子这才把跟了他数十载的双管猎枪束之高阁。虽然不打猎了，但他却坐不住，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上山承包荔枝林，在荔枝林里建了一座简易的木屋，养有十箱蜜蜂，五十只鸡，还有三只身上染有黄、白、黑三种颜色的当地叫作“三染”的土狗。

黎老爷子喝的是黄山鲁的山涧清泉，吃的是自己在黄山鲁上种的青菜，荤菜则是自己养的专吃荔枝树上落下来的小虫子的荔枝鸡，还有就是到黄山鲁东面一年四季波光闪烁的水库钓的鱼。每日三餐还喝一种据说是用东井村的泉水酿造的叫作“土泡”的米酒。南沙大开发后，开发商陆陆续续征用他家承包的三亩水田、一亩一分的旱地、三亩四分的坡地，建起了世界五百强

企业。在自家住宅前后，黎老爷子还盖起了三栋六层高的楼房，每层分别有十套带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一房一室或二房一室的房间，全部出租，每年仅房租收入保守估计也有二十多万。此外，村里每年春节、中秋、国庆、元旦四大节日还有过节费，年终还有分红。这样的收入，黎老爷子完全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住高楼大厦颐养天年，但他偏偏不喜欢享这种清福，他喜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黄山鲁上风餐露宿。

每个星期日的清晨，不管风吹雨淋还是阳光明媚，当东边的太阳刚刚从狮子洋惺忪升起，把第一抹阳光涂到黄山鲁长年苍翠的树林时，家住板头村的保家就步入黄山鲁公园入口，穿过安静祥和的星河丹堤小区，再经过东边半山腰那个波光粼粼的水库堤坝，就进入了那片郁郁葱葱的荔枝林。

保家去看他寄养在黎老爷子那里的鸽子。当太阳升高了，他就把它们放出来，鸽子们就拍打着翅膀飞上蓝天，在黄山鲁上空盘旋。这时候，黄山鲁脚下的南横、南北台、板头等村子的人们，就会听到从黄山鲁空中传来一阵阵清亮优美的哨音。

保家说，早上把信鸽放出去，这叫作“晨操”，让鸽子们活动活动筋络，呼吸来自狮子洋如少女红唇般湿润的空气。傍晚时分鸽子们归巢，天气好的话，它们就会在鸽舍旁边的沙池洗澡，这叫“晚操”。

黎老爷子养的十箱蜜蜂每天清晨听到鸽子们“咕咕”的叫声后，也纷纷飞出蜂巢，“嗡嗡嗡”地飞向花开的地方。到了傍晚，外出采蜜了一天的蜜蜂们就会从黄山鲁的四面八方嗡嗡地飞回来。如果天气好的话，它们并不急于入巢，而是在蜂箱前以不同的队形不同的姿态飞来飞去。黎老爷子说，这是蜜蜂们在晚操哪。

放飞鸽子后，保家就精心配制一周的鸽粮。保家配制的鸽粮非常讲究，稗子、荞麦、稻子、麦类、豌豆、高粱、玉米等一样都不能少。并经常更换品种，以增进鸽子的食欲。训练和放飞时，多食玉米豌豆，以弥补鸽子的体力消耗。还定期在鸽舍附近放置些黄沙、黄泥、陈石灰、煤炭屑及碎蚌壳粉、骨粉，让其自行觅食，帮助消化。夏天天气炎热时，还常常喂些绿豆，平时增加切碎的青菜。鸽舍前边有一个固定的水缸，每天换两次水。除夏季外，每月都让鸽子们洗澡一两次。每次训练归巢后，先喂水再喂饲料。

保家忙完鸽舍的活儿后，就到小木屋里跟黎老爷子品茶。他们往往只冲泡一小壶，茶叶是从山上采摘来的黄山鲁青茶，水则是山上的山泉，这种茶汤色清亮透明，饮时先嗅其香，后尝其味，边啜边嗅，不仅味道醇厚，浓而不涩，而且还甜香清冽，有一股如梅似兰的清香，就算饮量不多，也能唇齿留香，喉底回甘，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就这样，每每星期日早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保家和黎老爷子这对忘年交必定会坐在荔枝林的小木屋里边聊天边品茗，有时还喝两盅。我因为多次到过黎老爷子的果林，后来也有幸加入了他们的茶话会。有一年夏天，南沙区纪委开展一年一度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一位分管宣传教育的何常委带领两位被查处过的落马官员到山上开展名为“回头看”的教育活动。活动结束后，黎老爷子邀请何常委和那两位落马官员与他在小木屋里共进午餐。黎老爷子那天很热情，他宰了两只用荔枝虫喂养的走地鸡，还弄了不少不用化学肥料种植的菜。酒席上，每个人都吃了好几盅黎老爷子自制的土泡酒，还边吃边说些自己想说的话。后来，在跟黎老爷子告别时，当中的一位落马官员竟如小孩失去母亲一样双手紧紧抱着黎老爷子痛哭流涕地说：“老爷子啊……以前我利用手中的权力铤而走险追求的那些所谓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全都是他妈的一派胡言。依我看呀，幸福决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决不是什么高楼大厦，更不是什么金钱美女……像黎老爷子您这样粗茶淡饭无忧无虑，能够坦然面对夜半敲门这样的日子，才是货真价实的幸福啊！只是对我来说，这幸福……”

当时我也在场，听了那位落马官员的话后我也颇有感触，借着酒气盖脸，我一把拉过何常委的袖子道：“常委，能否把这里建设成为全区党员干部幸福观教育基地？”

何常委听罢，举目远望山上层层叠叠的荔枝林，听着天边忽高忽低的鸽哨，闻着归巢蜜蜂身上花粉的芳香，神情若有所思，但他最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虽然这里后来并没有成为幸福观教育基地，但我双休日时大都光顾这里。我每次到了山上，看看黎老爷子，看看保家的鸽子，还有那嗡嗡劳作的蜜蜂，和那三只悠然闲睡的三染狗，说一说自己想说的话，品一品黎老爷子的茶，仰望飞过头顶的鸽子，聆听从空中传来的阵阵悦耳动听的鸽哨，一种真真实实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每周有一班长途班车往返于保家的老家与深圳宝安区之间，这两趟班车客人不多，因此，不论从保家的老家开往深圳，还是从深圳开往保家的老家，班车经过连接南沙与东莞的虎门高速公路时，都从南沙出口出来，经过黄山鲁脚下的一个公交站上下乘客，之后再上高速公路后驶向终点站。保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把鸽子交给老家来的司机，车到老家县城车站后，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就会到车站取回这些鸽子。就这样，他的鸽子每隔一段时间就放飞回来，保家就知道老家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了，因为每羽飞回来的鸽子细细的腿上都绑着一只微型的U盘，里面可能是文字，也可能是图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保家告诉我，南沙离广西边境直线距离有八百公里左右，加上鸽子也不是直线飞行，它要绕过一些危险地带，避开鹰隼和猎人之类的天敌，这样一来，鸽子最少要飞越近一千公里的距离才到达目的地。一般的鸽子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夜里太阳磁线不明显，地上的参照物也看不清，不是体力不支就是迷路，但他的鸽子都能按时飞回来。当然，这些都是体力好、体形好、飞行经验丰富的两岁龄以上的鸽子。

时间长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起保家何以二十多年如一日这么痴迷于养信鸽？所养的鸽子又为何单单走广西南疆边关这个方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一个星期日，我又到山上去看保家训鸽。中午时分，黎老爷子又热情地款待我们俩。黎老爷子宰了一只专吃荔枝虫的走地鸡，在用荔枝菌炒鸡肉的时候，半边荔枝林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虽然菜不多，但黎老爷子一定要我们喝他的土泡酒。那天天气不错，我们把小饭桌搬到门外绿茵茵的草地上，鸽子在天上盘旋着，哨声不时“呜——呜——”地从头上响起，蓝天白云，青山翠绿，山东面的狮子洋波光闪闪，

我们两少一老边吃酒，边谈论着保家的鸽子。

保家说，1988年夏天，他还在广西两国边境线上的一个小镇工作时，为了方便与亲人和朋友包括家住y国的朋友联系，他决定养鸽子，因为它们能飞鸽传书。虽然现在通信发达了，不管身在何处，人们都可以来个“一键通”，飞鸽传书显然已经落伍了，但他过去年复一年地养着这些鸽子，不仅习惯了，就连跟他飞鸽传书的亲人和朋友也舍不得这些鸽子，倘若有一段时间，他们看不到它们矫健的身影，听不到它们悦耳的哨声，大家就会心生不安。因此，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保家爱他的鸽子，跟它们一刻也不能分开。

保家给每羽鸽子都起了名字，而不像其他养信鸽的人那样给鸽子编号。保家说：“叫编号我觉得挺没感情的，不能表达出我与鸽子之间的感情。我给我的鸽子命名时全用一些美好感情之类的字眼，有‘安宁’、‘幸福’、‘吉祥’、‘和平’等等。不难想象，对方看到绑在鸽子细腿上那片小小竹片上写的这类名字时，该是多么的感动和幸福啊。”

保家说，鸽子身上蕴藏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为了说服我，他甚至给我说了他老家一些奇闻轶事。

“我们广西老家的大山深处，以前有个别男人不仅长相丑陋不堪，单看他们嘴边的两颗獠牙，就让人想起山猪野。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抽喝嫖赌又穷得叮当响，可他们娶到的老婆不仅长得水灵灵的而且又贤惠能干，你知道为什么吗？”保家神秘地问我。

见我脸露怪笑地摇了摇头，保家又吃了一杯酒，放下酒杯后，绘声绘色地说：“那些男人征服靓女并不是靠相貌、金钱或权势，而是靠巫术，那种巫术我们当地叫作‘整蛊’。那种整蛊的药汁是用几种草药做成的，而药引就是一对鸽子即一雄一雌鸽子的唾液。那些男人身上藏着那些害人的整蛊药，一旦有机会接近他们心仪的女子，即趁她们不备，把整蛊药掺入食物中，让她们服下后，再张嘴喃喃几句咒语，从此，那些被整了蛊的女人就一生一世死心塌地跟着他们，除非遇上高手给她们解药，否则她们不可能背叛他。”

见我满脸惊骇中偶露疑惑，保家又吃了一杯酒，继续道：“你要是不相信，下次跟我到南方边境去，这种情形随处可见。特别是y国那边，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丈夫长得难看，老婆却是十分漂亮贤惠。”保家边说边给我续酒，“整

蛊药到底如何配制而成，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药为什么一定要用一雄一雌的一对鸽子夫妻的唾液来做药引？”

保家见我目瞪口呆了半天，笑了笑，说：“这只能说明鸽子身体内冥冥中确有一种主宰男女之情的力量存在。养过鸽子的人都知道，鸽子是重感情的生灵。民间也有传说，如若鸽子被捕，它的配偶必与之相视哀鸣。更有离奇的说法，如果将雌、雄鸽子的唾液烘干，研成粉末后撒入烛火之中，两股火苗就会飘飘冉冉地向中间靠拢，其难舍难分让人动容。有人由此得出结论，鸽子对爱情忠贞不二，至死不渝。”

保家大谈特谈鸽子的神奇后，又夸他的鸽子对爱情的忠贞。保家说：“我养的鸽子其实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信鸽，通常的信鸽是将雄雌分开，不让它们交配下蛋，这种不交配的信鸽身强力壮，少了养儿育女的牵挂，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信件的传递中去，但这种信鸽在放飞途中经常会耐不住寂寞公然飞到别的信鸽窝里，有的干脆双双逃跑到深山老林里做起露水夫妻来，最后沦为野鸽，不是死于鹰隼的捕杀就是猎人的枪下。”

保家的信鸽是可以养儿育女的，鸽子是一夫一妻制，一旦结为伉俪，形影不离，相依为命，彼此忠贞不二。因此，保家把其中的一只放飞，途中不管遇上什么艰难险阻，什么异性勾引，它都不为所动，全心全意一路飞回。它牵挂着它的另一半，牵挂着它的儿女们，它绝不会跟别的鸽子私奔，同时也绝不会带第三者上门。

每每我在黎老爷子的果林里听到由远而近的鸽哨，我就止不住仰望西边，随着鸽哨越来越响，我看到三五羽鸽子穿云破雾而来时，就不由想起了二战期间飞越中缅边境线上的驼峰航线的盟军飞行员。

意外也并不是没有，如果哪一羽鸽子没有按时飞回来，那肯定是遭到天敌的攻击，保家就会一夜无眠，脑海里浮现着鸽子与天敌在空中搏杀的惨烈场面。这时，他甚至会起身面西，默默祈祷他的鸽子天亮时能平安归来。

有时鸽子也会带着伤，摇摇晃晃却义无反顾地扑向自己的怀抱，这时候，保家就会热泪盈眶；如果看到鸽子身后有一个穷追不舍的小黑影，保家马上返身回房间端出黎老爷子的双管猎枪，把枪杆架在荔枝树杈，把枪口瞄准黑

影，当黑影一旦进入射程之内，保家就果断地扣动扳机，“轰”、“轰”两枪巨响之后，三只趴在草地上吐着舌头喘气的三染狗随即一跃而起，狂吠着奔向草丛，瞬间就从草丛中把一只血淋淋的麇隼叼到保家跟前。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保家唱着歌，边收起枪管还冒着袅袅青烟的猎枪，边低头从狗嘴里拿过猎物。



关于信鸽为什么能长途归巢这一问题，德国科学家曾做过研究，发现信鸽辨识路途的秘密是利用太阳方位来辨识方向，在夜间则以星星辨识方位，如果遇上没有太阳的阴天，鸽子则根据磁场掌握飞行方向。

从南沙的黄山鲁到广西边关，途经数十座险峻的高山，数十条宽广汹涌的江河，晴空万里时鹰隼们在高空盘旋，专窥伺南来北往的信鸽。保家的鸽子飞行了几十年，好的基因代代相传，它们知道如何躲过各种天敌和猎人袭击，最终平安归来。

保家熟知他每羽鸽子的体力、脾气、食量和飞行时速，甚至还大概知道它们飞行的路线。

刚到南沙工作时，保家为了弄清鸽子的往返之路，曾经好几次在信鸽的细腿上捆绑一个针孔摄像机，然后把摄像机的图片放到电脑进行分析，很快得出鸽子飞行的路线是：南沙——梧州——南宁——崇左，在崇左著名的中国八大名塔之一左江斜塔的上空，转向西南飞去，过龙州的响水之后直飞中越边境线附近青山绿水、炊烟袅袅的目的地。

保家经过对自家鸽子飞行的数据或图像比对分析，发现它们并不是完全靠地球的磁线来辨别方向的，它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也依靠地面的江河湖泊和建筑物为标志。它们尽可能低空飞，同时沿珠江飞，也许它们深知江面上气流低，不利于鹰隼搜索猎物，同时江面上一般也不会有持枪的猎人。有趣的是，从黄山鲁放飞或从广西边关放飞的鸽子，都以南沙十九涌的湿地公园作为重要的方位标记。由此可见，湿地公园和黄山鲁确实是广州市独一无二的宝地，对鸽子来说也是一块能识别方向的标志性宝地，一块风景秀丽令它们心情愉悦的宝地。

今年农历三月三前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约保家到龙穴岛的粮食码头钓鱼。所谓粮食码头，顾名思义，就是专供来往各地的轮船装卸各种粮食的码头。鱼儿们都喜欢来这里觅食散落水中的各类粮食。

开钓前，我们先到岛上的一家农家乐饭馆吃饭，饭后，我们去钓鱼。但保家显然喝高了，装上鱼饵后就躺在堤岸边绿茵茵的草地上睡着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才醒过来，还不断地咂着嘴巴。我知道他要喝水，赶紧把准备好的水递给他，他一口气灌了一大瓶水之后翻身又睡了。大概到了子夜时分，鱼竿上的铃声大作，让人想起古时火烛的警报。

“大鱼，肯定是大鱼，让我来！”保家突然一跃而起，双手紧握鱼竿，以八字形不断收线放线，直到把那条七八十斤的大鱼折腾得筋疲力尽后，这才用钩子把鱼拖到岸上。

保家不仅酒醒了，还因为钓到大鱼而睡意全无，他重新装上饵料挂上铃铛后，点了一支烟，说：“你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数十年来都养鸽子吗？三月三你随我回广西看看，看看我的兄弟卫国和守土，也许，你会有所明白的。”

跟保家相识后，我经常听到保家提起他的那位叫作卫国的兄弟。保家每每提起他就神情沉重，我也不便过多追问。只知道保家和他当年作为支前民兵一起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

保家邀请我与他随行，刚好我已经有几年没休过年假了，跟单位头儿一说休年假，头儿当即同意，并说早就该休假了，现在政府鼓励休假嘛。

这样，保家和我借了一部小卧车就上路了。因为时间充裕，一路上两人像《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一样，晓行夜宿，逢山穿山，遇水过桥，我们边开车边漫无边际地聊着。

从广西边关回到南沙后，我老是想起保家一路上对我述说他的青春岁月里的那些往事，想起它们，我就思绪激荡，后来，我花了几个通宵，把这一次广西边关之行，以及保家一路上且行且聊的人和事整理成文字，陈述如下，权当我天天眺望黄山鲁的一份额外收获。



1977年7月10日，我从桂西南离两国边境线不足三十公里的一所名叫“万依中学”的高中毕业。离开学校的那天下午，我用一条又圆又粗状如梁山好汉随身携带的哨棍一样的木棍当作所谓的扁担，挑着简单的行李，神情茫然地向二十里开外的家赶去。担子一头是一只大木箱，木箱里除了被子蚊帐和几件打了补丁的衣服外，箱子底下还有毛选一至四卷，一本关于算盘四则混合运算的数学书，一本主要内容好像是说用生石灰和猪粪便发酵制造农家肥的化学书。其实，两年高中期间，学校不止发给我这么少的书，只是毕业离校时，我觉得这几本书还有点用，其他什么语文英语课本早就让它们四分五裂后拿到茅厕里发挥作用了。担子的另一头是一把沉重的锄头，一对状如快要临盆的母猪肚子一样的泥箕和一把斧头。这把斧头是我父亲花了十个鸭蛋请公社的“铁木工厂”的师傅打造的，既粗糙，且又大又沉，比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手里的那把专门用来砍人的板斧小不了多少。此外，还有一把十多斤的铁锤和一条两尺多长的钢钎。又圆又粗所谓的扁担压在肩上令我频频换了左肩又换右肩，更多时候是弓着脖子两肩同时上阵。

那一天，离我十五周岁生日尚有两个月。

回到家里，父母和姐姐们还没收工回来，三个弟弟不知跑到哪儿去玩了，家里只有八十多岁有病卧床的昏睡的爷爷。我在院子里放下担子，从担子里搬出铁锤、钢钎、斧头和锄头时，弄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闻到响声的爷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里屋走出来，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半天后，喻动苍白的嘴唇，从没有门牙的嘴里挤出几个虚弱无力的字：“下马了？”

那年头，县里经常组织各公社各生产队青壮年到外地参加修筑各种大型水库大会战，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命脉经常要